



少年史地叢書

葡
萄
牙
一
瞥

商務印書館發行



Agnes M. Goodall 著
竺士楷 譯

少年史地叢書
葡 萄 牙 一 瞥

商務印書館發行

葡萄牙一瞥

目錄

第一章	葡萄牙怎樣成功一個大國	一
第二章	葡萄牙的衰退	七
第三章	里斯本和一個大探險家的歷史	一三
第四章	續前	一九
第五章	葡萄牙的小孩	二五
第六章	鄉村的跳舞音歌和故事	三一
第七章	鄉村的道路和人民	三六
第八章	續前	四〇
第九章	先特拉	四六

第十章	聖別陀司 (Obidos) 來立 (Leiria) 和湯邁 (Tomar).....	五一
第十一章	葡萄牙的農民.....	五六
第十二章	朝山禮拜之遊.....	六〇
第十三章	農莊和葡萄園.....	六六
第十四章	奧坡托.....	七〇
第十五章	哥印伯拉 (Coimbra) 和三個老寺觀.....	七六
第十六章	鬪牛.....	八四

葡萄牙一瞥

第一章 葡萄牙怎樣成功一個大國

葡萄牙是歐洲極西邊的一國，牠東北邊和西班牙交界，西南面濱着大西洋，牠的地盤又長又狹，大概可說和愛爾蘭的大小相彷彿，國內有許多情形，很是不一致的，有不生草木的巉巖邱嶺，和極深峻的澗谷，有荒蕪的曠野和膏腴的平原，還有沙邱和不整齊的海角，陸地上生着許多葡萄，橘子，檸檬，此外還有松樹，栗子，榆樹和番石榴，橄欖樹和其餘種種果樹林。

葡萄牙雖是一個歐洲最小的國，但牠以前有很浪漫的歷史，（譬如一人雖身不滿五呎而心雄萬夫）倘若葡萄牙沒有這種歷史的背景，就不能存在於現今的世界了。

最早的時候，葡萄牙的土著是克勒特人種（Celts）。羅馬強盛的時候，就變爲羅馬帝國的一部，以後有日耳曼人種，汪達爾種（Vandals），阿雷奈種（Alans），蘇匯維種（Suevis），哥德種（Goths）等占據其地。到第八世紀的時候，非洲北部的摩爾人，也遺殖到此地。一直到十一世紀的中葉，斐迪南第一（Ferdinand “the Great” of Castile）打勝了北部的土人，始創立葡萄牙伯國。葡萄牙伯國的名稱，就此成立。凡是葡萄牙伯爵，統是當時，附屬於西班牙的諸侯。

因爲摩爾人要恢復失地（葡萄牙），就和西班牙激戰了許多年，西班牙王亞豐瑣第六（Alfonso VI）看勢頭不好，後來就求救於信仰基督教的各國來抵抗回教徒。許多基督教武士之中，有一個少年，名叫亨利（Count Henry of Burgundy），在戰場上建立了不少的功勞，後來娶了西班牙王的女兒德利撒（Theresa）爲室，受封爲葡萄牙伯爵。在西曆紀元前一千一百十一年，他

們生了一個兒子名叫亨利亞豐鎖 (Alfonso Henriques) 他在一千一百四十年宣布和西班牙脫離關係，就自稱爲葡萄牙王，葡萄牙歷史上第一個英雄就是他。他做了一番福國民的大事業，所以他的國人很記憶他并且崇拜他。下面我就要講亨利亞豐鎖的略史給你們聽聽。

亨利亞豐鎖三歲的時候就沒了父親，他的母親攝政，直到他十七歲，國政遂歸他掌握。依從前遺傳下來的紀錄說：亨利亞豐鎖不但是一個有才有勇的武士，而且面貌也很清秀。再加有冒險的膽量，有鑑別善惡的能力和文爾雅的禮貌，是一個天生成的人類首領呢。

當亨利亞豐鎖祇有十四歲的時候，就已經經過不少戰爭，受過武士的高位了。這位少年伯爵的境內大部統是高山，深林和沼澤，四面還有眈眈虎視的強鄰，在他的東方和北方，他須用武力抵抗西班牙，南邊和回教人繼續不息的打仗，終久這位少年伯爵把異類驅逐得乾乾淨淨。他的偉大勳績，在

歐洲各耶教國傳誦的詩裏，敘述得很多

自從他奪取里斯本 (Lisbon)，散塔朗 (Santarém)，厄窩拉 (Evora)，卑惹 (Beja)，和其餘城鎮之後，這位少年伯爵的名譽，一天大似一天。還有一樁事很可紀述的，當他攻奪里斯本幾次失敗的時候，幸得多少英國往聖地 (Holy Land) 的十字軍去幫助他，纔能好容易把里斯本堅固的城砦打破。

後來他年紀大了，就差他的兒子散楚 (Sancho) 對外打仗，他自己專心辦理內政，很公平的審理刑事，建設了許多的城邑，劃定了境界，很誠心的爲人民謀幸福。

亨利亞豐鎖畢生事業，當中有一樁事情，我想諸君一定願聽的，這是要死那年所做的一樁事。

當摩爾人聯合大軍圍攻塔朗的時候，散楚帶了他的軍隊和他們血戰多次，後來摩爾人聯軍終究勝利，並且強迫他們投順，散楚危急的時候，遠

遠望見一隊騎兵衝來，極力向前奔來，後來騎馬的兵隊一步走近一步，把許多耶教武士的旗幟在風中飄揚，他們的領袖不是別人就是這位老王。

這位老王就是亨利亞豐鎖，他經歷多年的戰爭，況且年紀大了，身上受了幾次重傷，所以精神上非常痛苦，面色就很憔悴，那時他已有七十四歲了。但是他一知道兒子有危險，就立刻從遠地方領了許多健兒來救散楚。

散楚有危險的消息，是守備營探聽得來的，他們就報告老王，即刻遣兵調將來解重圍，把敵軍完全擊退，殺了敵軍的司令官，窮追敵軍的敗兵到退如河(Tagus)，過了葡萄牙的邊陲爲止。

葡萄牙既有這樣一位首領，無怪乎能使得百姓變爲勇敢，又英武，和有自持力的民族。

我們現在且把亨利亞豐鎖的故事擱在一邊，且來講一千三百八十七年，約翰第一 (Great King John I) 和英國公主裴麗霸 (Philippo) 在奧坡托

結婚的事情，當時鋪張得非常華麗，也是數一數二的盛會。裴麗霸是干特（John of Gaunt）的女兒，也就是英王愛德華（King Edward）的孫女兒。

大約在阿爾撓羅台戰爭（Battle of Aljubarrota）前一年，有一個人，名叫約翰（Dom John），是阿佛司皇朝（The House of Avis）第一個王帝，他把西班牙打敗了，因為西班牙不許他的國家獨立，所以有此戰爭。當時有五百個英國弓箭手幫葡萄牙去打西班牙。過了八個月之後，溫座爾（Windsor）的同盟條約簽定，這是英國和葡萄牙第一次的結合。爲履行這個條約起見，英王派干特伴他的妻子和二個女兒到科爾路那（Corunna）來，領了二千槍兵，三千弓箭手。干特這回征西班牙很得了勝利，結果他把一個女兒嫁給西班牙的太子，還有一個就嫁給葡萄牙王約翰了。

從這個時候起，英國的血統就遺傳到阿佛司皇朝的後嗣，葡萄牙也就從此變爲很有勢力的國家，全世界都有她的殖民地。葡萄牙歷史上頂著名

的亨利王子 (Prince Henry) 綽號水手 (Navigator) 也是英國一位公主所生的。葡萄牙所以能成世界殖民地最多國家當中的一個，全賴亨利王子的功勞。在二十四年之中，(從一千四百九十七年到一千五百二十一年) 葡萄牙的水手航行到各處，向東方繞非洲和印度的海岸再到東印度島，暹羅 (Siam) 和中國，向西航行到巴西 (Brazil) 經過麥志倫海峽 (Straits of Magellan) 而出太平洋。

這時的葡萄牙國外有航行家和軍隊發揚國威，國內有詩家歷史家和政治家提倡文學整修內政，這是葡萄牙的偉人做大事業的時候。於是葡萄牙的首都里斯本，也變為東方商業的中心點，凡非洲司皮斯島 (Spice Islands)，巴西印度中國和日本的貨物都要經過此地的。

第二章 葡萄牙的衰退

葡萄牙衰退的種子，早已栽培了。因為國家富庶，他的貴族就肆意縱慾，把從前的愛國精神，都變為求安逸和奢華的壞習慣，無論什麼事，做官的只曉得受賄賂，處處虐待小百姓，而且國內的精華，勇敢有為的人物，統慢慢向新殖民地去發展，被新大陸收吸去了。有許多仗義的青年，投入海軍，或陸軍，開拔到很遠地方，去抵禦敵人和蠻族，但是遭遇不適當的天氣和戰場的奮鬥，祇有少數的兵士能够生還本國。還有許多百姓移居到馬得拉 (Madeira) 和巴西 (Brazil) 離開祖國到外國去謀生計。凡是這種向外移殖的人，多半是國中最勇敢而最富於冒險精神的。

此外還有幾種原因也可以差使葡萄牙衰弱的。

在一千四百四十一年，探險家腦納曲立司太 (Nuno Tristao) 帶了許多黑奴回國來，以後販運黑奴作一種營業，一年多似一年，直到葡萄牙南邊一大部分的貴族，都用黑奴來耕種他們的田地。因為黑奴的工價便宜，所以

原有的農夫就沒人雇用，這也是葡萄牙百姓移居到外國的一種原因。

到馬努厄爾王 (King Emanuel) 的時候，他又鑄了一個極大的錯誤事，就是驅逐猶太人出境。

因為猶太人反對入耶穌教，葡萄牙王就下一個命令，限猶太人六個月都要離開他的國境，但是大部份的猶太人素來以誠實，工業，和有錢出名的，並且他們又聰敏。葡萄牙王驅逐有能力，有冒險性的許多國民，實在可惜。

在一千五百三十六年，葡萄牙王約翰第三又創造天主教審查委員的制度。這時候宗教的勢力非常猖獗，祇要人民少許表示異議，就可視為邪說，這個人就立刻下獄，無論其為男，為女，甚至於施以種種殘酷的刑罰，或縛在柱上，用火來燒。這種桀紂行爲，令人敢怒而不敢言，一般百姓都屈服在他的下面，後來天主教審查委員的勢力慢慢的擴充到政治上去了，表面上好像葡萄牙很太平，其實國內已經腐敗得不可收拾。

到一千五百五十七年，約翰王第三死了，就立三歲的小孩子，（瑟罷士

梯安 Dom Sebastian）登王位。

當時沒有很聰敏，很能幹的母親來輔助小王攝政，等他長到十五歲的時候，他自己就握權執政了。他的天性，富於幻想，而且固執。他的眼光，以為打仗是做君主的第一件尊貴的事業，他又是很相信宗教，因為他幻想功名和權位，所以終日練兵備戰，要組成真正的十字軍，用武力傳教到非洲北部的摩爾國。

羅馬教皇和西班牙王都不願助紂為虐，當時瑟罷士梯安的大臣，和幾個忠告者，勸他改良政策，但他是一個專權執意的君主，他把國庫搜括乾淨，用種種專制手段，在已經負擔極重的百姓再要叫他們加出賦稅，拿這些錢去養十字軍。

他最好的將軍，和能戰的兵士，都在印度，他又從別國另行招募新兵，於

是重整軍旅到摩洛哥去，兵士已有一萬七千人之多。

但是瑟罷士梯安不但極乏經驗而且不善用兵，不過他雖然敗績，但自始至終究竟還不失爲勇不畏死的武士。他的軍隊被摩爾人（瑟立夫 Sheriff）用三倍軍力圍困起來，一陣嘶殺，已死去一半，殘餘的軍隊，也都被摩爾人囚禁了。

瑟罷士梯安戰後就不知去向，有人看見，說他在惡戰將了的時候，還立在前方，戴了王冠督戰，後來他脫去衣服，受重傷死了，別人認識以爲是他的屍首，就運回到葡萄牙去安葬，但是有許多人說他的蹤跡從沒看見，無論在牢獄裏，或者在積屍的地方統也找過。葡萄牙一般百姓相信他們的王帝還是活在世上，將來一天仍舊戴了王冠和王袍能回國來，來虐待一般百姓，像從前的作威作福的樣子。

現在無需再講葡萄牙的歷史了，自從瑟罷士梯安死後，就沒有繼他王

位的人從此受西班牙的指揮，這樣有六十年，那時西班牙的仇敵，也就是葡萄牙的仇敵了。以後葡萄牙人覺得處處受西班牙的壓迫，忍到一千六百四十年，這有決斷力的小國，憶想到從前何等威武的國家，就起來叛西班牙，終究把西班牙人趕跑了。

從此以後他的舊聯盟國，英吉利當存亡危急之秋，屢次的幫他忙。

當拿破崙的時候，我們曉得英國人是幫助葡萄牙使他能够在國際地位立足的，但是我們也不要忘記威靈頓（Wellington），若沒有葡萄牙的幫助，那很長久的半島大戰（Peninsular War），恐怕未必能打勝仗呢。

到如今葡萄牙的政綱組織，和英國一樣，他們國會裏的議員，統是人民選舉的，也和英國的衆議員相同，還有所謂上議院，（他們叫做忽達爾高斯（Fidalgos）由葡王直接委派爲終身職，好像英國的上議院，不過葡萄牙政界有一點不好，凡是能夠延到明天做的事情，就是今天有空，永不會今天就做，

這是他們的壞習氣

第二章 里斯本和一個大探險家的歷史

里斯本是葡萄牙的一個大都會，這塊地是亨利亞豐鎖王在西曆紀元前一千一百四十七年從摩爾人手裏奪來的。

這是世界頂著名的海港，距離退如（Tagus）河口，大概有十哩路遠，河口很狹窄，只能容二隻船的大小，海港大一點的進出門口，用橫木欄鎖，也有用砂岸造在海和河交界點，但是橫木和砂岸的下部，沒有到底，海水和河水可以對流，只有輪船於封鎖時，不能進出罷了。

里斯本有幾個皇宮大廈，頗足令人注目，乘輪船向退如河上游行去，有一個壓極壞皇宮（The Palace of the Ajuda），高聳入雲，皇宮建在山上，有偉大堅固的殿宇，高出於城的西部。靠近又有一個皇宮，叫做納薩失台池（Necess-

aidades) 就是現今的小王，在他父兄於一千九百零八年被刺以後，曾一點不怕的在這堡外住了好幾個禮拜。這樁很可怕的事，離現在甚近，一般百姓，還能完全記得哩。

王和王后帶了太子，沿退如河航行，於英國人叫做黑馬方場 (Black

Horse Square) 潑拉柵杜坑茂錫 (Praça do Commercio) 地方上岸，約瑟王第

一 (King Joseph I) 的騎馬像即在場中。他們三人坐了車子要到皇宮裏去，離開方場，向一條很狹的武庫街 (Arsenal) 走去，那裏有一羣人，將火器藏在長袍裏面，假裝得和平民一樣，俟着王及王后諸人過時，冷不防就拿出槍，向王及王太子諸人打去。車夫聽到槍聲，加鞭疾馳，想逃到附近的武庫處所。車裏勇敢的王后，將自身遮在太子前面，想保護他出險，唉！遮時遲，那時快，不獨不能保護太子，她的丈夫也就一命嗚呼了。這件慘案過後幾個月，小王麥紐爾 (Manuel) 第一次走過這條街，到很嚴肅的孟蘭盆會裏去獻祭，他的母親

雖准他出去，但她在宮中非常掛念，坐立不安，一會兒走進房裏，一會兒走到廊下，無精打采的走來走去，心裏好像十五只吊桶吊水，總是七上八落，恐怕她的兒子，也像她的丈夫和大兒子一般被人刺死，她預先和她的兒子約好，凡是走過一個地方，就用電話報告平安，一直過了許多地方，得知他已經安順到了會裏，她纔放心。

在壓極埭皇宮下方靠近河岸，有很古的一座貝郎塔 (Tower of Belem)，塔形四方，極其堅固，四隅設望樓，還有壁壘，護牆和雉堞，伸入水中。

這個地方是大探險家滑世可得伽馬 (Vasco da Gama) 要想發明到印度的新航路，繞行好望角的出發點。當葡萄牙最強盛的時候，許多百姓航行出去，開拓殖民地，這都是海來賢明的航海家亨利 (Henry the Navigator) 親王的功勞。後來他們航行的路線，一年遠似一年，離開祖國，在非洲西海岸都有葡萄牙人的蹤跡。到一千四百八十七年，有一個人名叫巴托羅繆第阿士

(Bartolomeo Diaz) 航行得更遠一點，發現好望角，再過十年，伊曼丑爾王定做四隻大船，差滑世可得伽馬率領，去找到印度的航路。

當時的情景，我們還能描述出來。這位大探險家，慢慢的從石階走下去，到了水邊，乘了平底的小船，再划到停在外灘的四只大船上；岸上有幾千幾萬人，一部分是來送他的行，一部分無非鬨熱鬧，一直等到這四隻船遠得不見了，岸上的人遂各自散去；這位大探險家隨身帶了一小隊人，當他向祖國告別，飄然長往的時候，形狀非常壯嚴，臉上現出這次去好像很有希望的樣子。

在那個時候，以為這四隻船最大沒有了，但是和現在的海輪一比，就覺小了，四隻船裏一共祇能容一百六十人。自從離了退如河入海，風浪大作，遭遇幾次危險，在這樣驚濤駭浪中，過了幾個月，一般迷信的船員，以為這是一種凶兆，叫他們不要再行了，就是到了一塊地方，也是生疏可怕的，心裏就存

了一種恐怖的念頭越想越怕後來他們約好去反抗他們的領袖，用種種威嚇手段，一定要把船開回到葡萄牙去。但是他們的領袖，一講出話就要做到的，意志非常堅決。一面用好言去安慰他們，一面抱定宗旨，還是向前航行。經過二個土角，航到非洲的東海岸，再經過印度洋，又航行了一年之久，他們就到了印度。這一次旅行的結果，葡萄牙就在印度和非洲，得了許多殖民地，於是領袖滑世可得伽馬因此就非常受人的贊美和愛敬。

伽馬發明葡萄牙到印度的航路之後，又過了許多年，他出去航行，就死在科欽（Cochin），離家鄉很遠，但是他的靈柩後來還是運回到葡萄牙，現在他的靈柩放在貝郎（Belém）很美麗的教堂裏，這個教堂靠近一幢古塔是他發明航路的出發點，這一次的發明，比什麼事情都榮耀，他的名譽就因此遠播四海，而東方貿易也就因此大為一變。這所房屋是葡萄牙王馬努厄爾（King Emanuel）令工匠所造，以為伽馬航行成功回來給他住的，裝飾得非

常華美，在葡萄牙境內這所房屋要算第一了。

這所房屋的樣式，在葡萄牙算很特別，叫做伊曼紐蘭（Emmanuelan）是哥德式尖頂建築物之一種，雕刻着精細的人物，花卉，樹葉，竹節，花彩的練條和無數其他事物。總之這所房屋較之葡人住屋有過無不及。何況這所房屋造在風景佳勝的貝郎地方，所以更加出色了。從外面很强的太陽光之下跑進這清涼幽暗的屋內，開始只覺得屋宇之高大宏偉，不由得不肅然起敬，講話也要低聲了，潔白的棟柱上刻有各種奇異的雕刻迤邐而上，以直沒於神祕陰森的穹形屋頂之中。

教堂後面有許多走廊，其雕刻之奇異，圓穹及柱上花紋之細緻，神工鬼斧，精妙莫名，一見之下幾以為是幾條美麗的網帶為神棍所化，而變成石頭的呢。

第四章 續前

再沿上流行去，舍舟登陸，走到里斯本諸山中的一座高山，頂上有一座聖喬治 (St. George) 礮臺，和幾幢古舊的屋宇，是一千七百五十五年地震殘留下來的，那時沒有一幢房屋是倖全的，死於是役的居民總有六萬多人。

攀登時要費很長的時候纔能達到古時摩爾人造的礮臺，由這座礮臺上可以俯控全鎮，這一路上去有很長的殘毀不平的階梯，並要經過狹隘曲折的街道；但是旅客從這古堡的殘壘敗堞之中，可以觀望全鎮和四周村落的美景，所以也就不覺爲苦，這個地方是喀薩駝 (Casalote) 私有的，別人不能輕易進去，他若是先去拜會一個和氣藹然的守衛人，就可進去。從此地能望見退如河 (Tagus) 和河中的船舶，還有紅屋頂，白牆的屋宇，遠遠近近，只能看見一些藍色，紅色，黃色，以及綠色，好像堆錦鋪繡一般。從此向下俯瞰，也能

看見城中的兩大方場，——就是以前所講靠近河岸的撥拉柵杜抗茂錫 (Praça do Commercio) 方場，和在牠下面的裴得祿 (Praça de Dom Pedro) 方場，後一方場中央彼得第四 (Peter IV) 造像高聳其間，所以稱之爲裴得祿方場。這塊地方，英國水手因爲此處鋪路奇特得很，遂稱之爲羅來坡來方場 (Roly Poly Square)，路是幾段黑白相間的曲線所成，看上去好似崎嶇不平，有如海中的波浪，也有點像新耕過的田，一高一低，但是你若過了這條路，就要覺得十分奇異，因爲這路很是平坦，與眼光所見絕對不同哩。

更沿河上去，到押威納大台立勃台特 (Avenida da Liberdade)，是一區平闊寬廣林木交蔭的散步地，種了許多棕櫚和旁的樹木。這是里斯本最好的一部，可以看見行駛很快的車子一上一落，非常好看；不但住高人逸士，就是小兒乳娘，亦所樂住。

環視古代堡壘的四周，無論何人，都要注目到營房牆上所表現出來的

種種戰爭陳蹟。他們還可在英國各軍營裏看到紀錄往古勳績的書冊，可使
人回憶到從前葡萄牙和英國聯軍，在半島戰爭（Peninsular）血搏禦敵，以及
威靈敦領了聯軍戰勝拿破崙軍隊的種種情事呢。

葡萄牙人還有一樁事，和英國人很表友愛的，有一天一位紳士在兵工
廠陳列所很和愛的指示我看所蒐集的古銅槍礮。各國都有，我察看了多時，
就問他裏面難道沒有英國槍礮。

他就笑咪咪的回答道：「哈，沒有！祇有法國和西班牙時常棄置他們的
槍礮在後方，英國則不然！」

里斯本還有一座山，在聖喬治堡壘和皇宮（Royal Palace）之間，山上有
一幢很雅緻的愛司曲來賴（Estrela）教堂，教堂的寶塔和尖閣子，高聳在藍
蔚的天空中。近旁還有一所英國教堂和公墓。

尋常人遇到墳墓，總覺得有點陰氣慘慘，但是這個墳墓與衆不同。我第

一次看見這個墳墓，正是四月裏的時候，墓石的四周都長着紅玫瑰花，此外長着潔白如雪的菖蒲花，從那有同綠錦一般的葉中高聳出來，到處遍布，竟至一點隙地都看不見。草地上長着深綠色的扁柏，和猶太樹蓋着紫紅色的花，而落英繽紛，散佈在樹下窄徑上，猶如鋪氈一般。

古來有一句俗語，說是在羅馬做事，當照羅馬的做法，現在也可以這樣講，在里斯本做事，當照里斯本的做法，同樣可以應用到葡萄牙的任何部份去。當你到商店裏買東西的時候，你一定要記得和店管招呼一聲，今天好麼？倘若你是成人了，那你就向店管鞠躬舉帽。你時常以禮貌待人，人就用很恭敬的禮答謝你。就是你在店裏這樣那樣盤問了好久，到後來仍是一點東西沒有買就跑，招待你的這位店管決沒有討厭你的表示，倘若你不用禮貌對這個店管，又不買一樣東西就走，那就要被他們詰問了。無論你舉止怎樣莊嚴的跑了進去——我是很不願說，我曾經看見一個英國人因為沒有向店

管行禮就遭他們的侮辱——若是略去各種見面時的幾種禮節很率略的問他要這樣買那樣，每逢他店裏恰有你所要買的東西，但是他有時竟可告訴你說他們店裏正賣缺了，恭恭敬敬地一鞠躬，請你出門哩。

你在街上所看見的這種百姓，大都是矮小闇黑的，時常立在路上閒談，甚致於閒談到幾點鐘之久，他們好像閒得很的一樣。每天午後到各大街上去走，就能看見一小隊的人，靠着牆或者手牽手的立在路上，交談得非常高興，以致阻礙別人的行路。有許多是著制服的官吏，從陸軍上將和海軍上將到副官和海軍學生都有。在里斯本看上去似乎是很平常的，但是我們在蓬德街 (Bond Street) 或者庇卡德里 (Piccadilly) 看見這種事，未免就覺得稀奇了。

里斯本全鎮最好看的景緻，要算碼頭上早晨看漁船，看他們一隻一隻的划進來，把有閃光的魚拿上岸來。碼頭是很寬的，有幾個碼頭的斜度很陡

直達到水邊。這種魚搬上岸就集成幾堆，旁邊等着的婦人們，用大籃子來裝，裝好拿到相近的市場去賣，也有跑到鎮上去叫賣的。有許多婦人頂着籃子去賣魚，有許多是挑在肩上賣的。這種婦人像畫圖一般，最有趣了。她們頭上圍着好看的手巾，戴了一頂黑的小氈帽；她們棉外衣的袖子捲到肘上，束着蓬鬆臃腫短而發光的裙子，下面一雙赤着的雙足也露在外面。

里斯本這種漁婦，好像我們倫敦花言巧語這類人一樣。在碼頭上還可以聽到很愉快的歌聲，和勞工漁夫的滑稽笑話，他們在甲板上打起號子，有一種勞工就在一邊醃魚，以備裝入桶內運到內地，還有許多人在那邊拖網。他們賣牛奶的法子是很奇特的，平常統用牛奶車或牛奶瓶去送，但他們不是這樣，每天早上，就看見一羣母牛和山羊在屋的四周逗來逗去，即在最繁盛的街上，也是一樣，那一個人要買牛奶或羊奶，就在他的門前擠奶。

里斯本全鎮都有電車，四處相通，並還通到各村落裏去，不過鄉裏較之

里斯本要守舊得多但是里斯本到現在還進步得很慢有時候令人奇怪是我們大鎮上的營業，也像這樣，不知要到怎樣地步了。騷狄(Southey)從葡萄牙所發的一封信，裏邊有關於一位英國水手在里斯本看起火的一段笑話。救火的人來得遲，於是火也就慢慢的熾燃起來。那位英國人就在旁喊道：『呀！糟透了！這國家真沒有精神。怎樣呢，要是在我們倫敦燒這麼久的時候，十二幢屋也好燒去了。』

第五章 葡萄牙的小孩

葡萄牙的小孩子，異常孝敬爹娘，高等社會的人教育子女是很注意的。有一樁事很特別的，就是小孩子的乳娘都用外國婦人——英國法國或日耳曼——所以這種小孩子善說各國方言。他們每天出去散步，好像英國小孩子一樣，都能自己尋樂，捉迷藏這種遊戲是最通行的，他們也像我們一樣，

好聽神仙故事。他們懂得許多故事——辛得勒拉（Cinderella）美麗和走獸（Beauty and the Beast）和旁的許多故事，許多葡萄牙民族故事，雖已漸漸的不大有人說了，但是村夫野老還記得許多，我可以略爲告訴你們幾個關於他們的故事。女孩子長大了，普通請外國女教員來教的，男孩子則很小就進了學校。每天功課很多，並且要經過許多考試。

里斯本少年看英國人的樣，也蹴足球和打網球；但是葡萄牙的百姓並非真喜歡遊戲。窮人的小孩子就沒有力量受教育，時常看見他們在街上行乞。

鎮上小孩子一年之中最好玩的一天，是嘉年華會（Carnival）佳節。在里斯本這個佳節要算大節期，可惜有許多老習慣都逐漸消除了，嘉年華會佳節，一連有幾天，各種遊戲都有，但是有幾種遊戲爲被弄的人所不喜歡的。譬如橫一條繩在路上，走路不留神的，就要失足跌倒。有用水發各上勾干，

也有用砂礫或麵粉裝在袋裏，從窗口倒下去，落在行人的頭上。還有較好的遊戲——一束花鈕扣和糖菓——落在人的頭上，被弄的人一定拾起來還投過來。這種遊戲現在改良得不少了，但是有幾種很好玩的，到現在還有，有一種很發笑的，就是把一片紙條用針釘在人的背後——他們叫做拖尾巴。還有好的禮物和信札從郵局寄給他們的朋友，後面沒具真名的。

有一種假面跳舞會很可發噱的，這種戴假面具的人穿了希奇的古裝，坐在裝飾華麗的車內，招搖過市，鎮上的人看見就非常快活。假面跳舞會是在戲臺上表演，各人戴了黑假面具，排得很整齊的隊伍上臺，所以沒有人能識別這位跳舞的究竟是誰，在嘉年華會佳節的時候，有些弄玩意兒的會社裏還有許多古裝跳舞表演。

另外還有幾種佳節，似乎專為小孩子設的，像六月十三日的安禿尼 (Anthony) 聖日；六月二十四日的聖約翰節和受洗節 (Baptist) 聖日；以及

六月二十九日的聖彼得 (Peter) 聖日。苦人家的小孩子就設一個小的祭壇，在他們的門前階上，用花和小蠟燭裝飾起來，看見過客就跟在過客的後面，託聖壇的名義，向過客要錢，其實要來的錢都是他們小孩享用的，無非要使得人動聽樂助就是了。

在聖日的前一晚，無論貧富的小孩子，祇要他們能放爆竹，他們就都喜歡，一到了晚上，四面都能聽到爆竹的聲音。

每年在這個時候，許多女孩子還有對於婚姻的種種迷信。她們把薊樹放在燒^猛的煙火裏，於是把她們將來的愛人默想片刻。這些薊樹到晚上拿出放在門外，一直到第二天來看，倘若這棵樹依然是綠色，那她就非常快活，以為將來她和愛人的愛情，非常濃厚的，如若這棵樹變黑色了，或統燒了，她就深信將來二人的愛情不好，心中就覺得非常難受，對於愛情就毫無心思了。這種風俗是很可怕的，像這個環境之中的女子，一定有許多失望的，除非

用很溫和的方法去安慰她，或者可以挽救此外在聖約翰節的前一夕，準備了許多的燈心，專為青年男女來割的，這也是一種老習慣。其法為二人將燈心割得一樣長，到第二天早晨來驗，倘若一個人的燈心比別一個長，那就以為這個人的愛情比別一個要來得真實不渝哩。

有幾種植物和花卉都視為很吉祥的，若在受洗節早晨摘了來，則以為其中還含有別的佳兆，許多地方相傳以為有許多閉月羞花令人魂銷的摩爾美女，因為犯了罪，罰住在窰井裏，只許早晨可以出來，所以她們就時常問汲水的人要些東西，以圖藉此可以破除禁梏她們的魔咒。

聖安禿尼在許多聖哲之中算是一個月下老人。在里斯本專為他建的教堂裏，裝有一個信箱。專備青年男女詢求佳偶之用，倘若他們戀愛順利，就從郵局寄支票或其他的報酬品給安禿尼，寄時仍然寄到這教堂內的信箱裏來。教堂裏的牧師就收看這種信，並且另設一個錢櫃，為聖安禿尼聚集這

些錢。

這三個聖誕日的時候，不僅小孩子歡天喜地。里斯本的一般居民統在非基辣 (Praça da Figueira) 商場徹夜玩耍；商場中用奇花異果裝飾得非常美觀，還有紮成一束一束的高懸在桿上。男男女女都得買幾盆奇香馥馥的襪筋可 (Majarico) 樹，樹的中部穿一張大紙，紙上面戳成許多令人心醉的情詩，這種東西若以之爲男女投贈之用，無論受者贈者，都很高興。北部的哥印伯拉 (Coimbra) 和非基辣 (Figueira) 一個地方，在這種節期裏，尤其熱鬧。有放煙火和音樂會；男男女女都著了漂亮的衣服，婦人的服式好像要赴宴會似的，佩帶了許多金玉寶石等光怪陸離的裝飾品，差不多把她們的進款都花費在這些上面，以相誇示。男的大都彈六弦琴。加入浮得該舞 (Var-Do-Gaio) 及其跳舞，嘴裏不絕的唱最可愛的浪漫歌曲。

第六章 鄉村的跳舞音歌和故事

葡萄牙的村夫很愛跳舞和唱歌，尤以北部爲最盛。在收穫的時候和五月裏他們喜歡集合來表演一種舊東方式的跳舞。他們跳舞的動作很文雅很遲緩，身臂手足盤旋曲折，都合節拍，這一定是從摩爾人學來的。跳舞場的秩序很好，葡萄牙北部的人雖是神情愉快，好尋開心，但是在跳舞場中很少聽見笑聲。

同時有音樂隊助興，也是很神祕的東方式，低小的音調，大致全國都相差，不遠，只是各個區域各有他特別的歌曲，這些歌曲之中頗有足以使人迴腸盪氣的處所，尤其以山居的村夫唱得最好聽，這種區域摩爾人是從沒有到過的，所以村夫還能保存一點從前羅馬人和歌德人的遺風。

「葡萄牙人作長時間的工作，不遊玩，不吸煙，也不留戀在酒店裏；但是——

遇到星期日或假日，這種村夫，就換件乾淨的襯衫，用金子或銀子做的大鈕扣，扣在項下，戴了新帽子，帽子的式樣，各地不同，大概用黑色氈帽居多，這種裝飾可從描寫西班牙生活的圖畫中看得見。他肩上搭着黑色的外套，用真金或真銀的鈕扣。手中握着愛不忍釋，差不多同他一樣高的手杖，其直如箭，圓而又光，外面用銅皮包裹起來。他頸項上掛着一具六弦琵琶，向鄰近修得最好的打穀場走去，這就是村夫的客堂了。他一路走一路隨便撥動他的六弦琵琶，發出奇怪的音調，一般男女聽到這種音調，就停止工作來跟着他跑，就是那些戀人正在喁喁情話的時候，聽得六弦琵琶的音調，也即暫時息聲跟在後面，一方面又隨着那琵琶嘈嘈切切的聲音，繼續他們的情話。六弦琵琶一直彈去，後方的人也就不停的跟着，一直到了跳舞場，於是大家遂排成一個圓圈，跳舞就快開始了，用希奇，又慢，最古式的步蹈，做文明世界絕跡幾百年的舞蹈。還有奏樂人跳舞，或者三四人用六弦琵琶合成樂隊，以爲節奏，

來往跳舞，等時刻到了，各人歸各人的隊伍，像普通的跳舞一樣。」

以上一段記事，是從一位英國人著的書上抄下來的，著書這個人住在葡萄牙多年，所以葡萄牙的一切風俗情形，他非常熟悉。

他們這種村夫非常迷信，所以有鬼神，精靈，神仙和奇怪的故事出來。一般人所深信的就是摩爾少女的故事。倘若一個人在樹林裏走錯了路，一聽見他自己的回音，他就幻想到這個聲音是摩爾少女發的，若是這個迷路的是天主教徒，他就趕緊雙手當胸，做成十字形，希望神靈來保護他出險。

有一塊地方，他們說有一條很大很可怕的龍，牠做了種種驚人的事，一時四鄰都爲之毛骨悚然。後來有一位勇敢豪俠的少年，想爲一方除害，他就暗伏在深黑的樹林裏，等這個怪物出來，等了許久。一點沒有動彈，這位少年等得精疲力倦，就慢慢地睡着了，他醒轉來之後，駭得一驚，看見自己的身軀被龍團團的圍住，龍還正在親他的嘴呢。因爲牠動了淫心，神通立即失去，變

成一個很美麗的摩爾少女，擁抱着他，他看得她非常可愛，恐懼的心一點也沒有，於是後來他們遂結了婚，永遠享快樂的生活。

此外還有一塊地方，傳說有一個少女，爲妖精所咒，變成石頭，究竟的確不的確就不得而知了。故事說有一個村夫時常用一塊石頭當做砢碼，放在耙的上面。一天，他很奇怪聽見空中講話的聲音，叫村夫把這塊石頭敲去一角，拿回家去，留下來大的叫他拋在左近的深河裏。他就依空中所講的吩咐，將這塊石頭敲去一角，大的向河心拋去，他聽到很大很快活的笑聲發出來，好像摩爾少女又回復她人類的情狀一般；這位村夫聽得奇怪，就跑回家去看他留下來的一角石頭，誰知這一角石頭就變了一塊純金，於是他就一生富裕，享福到老。

他們有許多相信巫婆——他們叫做勃勒克薩司 (Bruxas)。漁父們時常在晚上看見巫婆坐在浪頭上。漁父們常說，水浪的聲音，就是巫婆唱歌；他

們並不怕這種聲音以爲水中巫婆是不會害人的至於岸上的巫婆比較可怕，至今還有這種觀念，是很古怪的，確是沒有法子來去除這種迷信。在勞工節 (May Day) 這一天，農場裏的騾子，驢子，綿羊，山羊，豬和其他各種小走獸，都用一片紅羊毛縛在頸項上。用舊的馬蹄鐵釘在門上，還有一條掃帚絲插在畜獸的廐欄門上。所有的車子，犁，或牛軛等等，也用掃帚絲箍起來，說這樣可以避巫婆的邪氣的。

有幾種走獸看上去很吉祥的，其中第一要算公牛，迷信的村夫說遇到無論那種靈符和妖術的危險，祇要站在雄牛羣裏面，就平安無事，所以他們不輕易殺雄牛。

飛禽之中，以家燕爲最寶貴，現在還有這種說法，說燕子每天飛到天上去洗上帝的足，所以他們以爲毀壞燕巢傷害雛燕，是非常罪過的。

第七章 鄉村的道路和人民

葡萄牙人臉色漆黑，又不修面，所以初次看見他們好像凶漢一般，當你遇見他們在僻靜的路上的時候，倘若他們舞起刀來動手，好像說你願給錢還情願送命的樣子，你不要害怕。

因為他們確是一種好人，無論怎樣他們能幫你，他們有友愛和文雅的天性。你去問他們路程，就用不好的葡萄牙話，或者用暗號，或者裝手勢來表示你自己的意思，葡萄牙的工人很肯告訴你，無論有怎樣困難，他們先弄懂你的意思，明白了以後，就領你出境，或者還可以送你到要緊的地方，從這個地方，他們就容易指示你路道了。然後他就朝你微微的一笑，鞠一個躬，舉帽行禮的回去，預備做第二個迷路旅客的領路人。

你願意幻想你在葡萄牙旅行應經過的地方看看離奇古怪的人民麼？

讓我們揀一個好的旅程來講——從山谷下去到科拉來(Collares)，這是在先特拉(Cintra)山麓附近以葡萄著名的小村莊，這座山高聳在我們的左方，山頂上巉巖峭壁，陡立千尋，直聳到蔚藍色的霄漢中間。

到了春天的時候，所有果樹花都開得如雲霞一般燦爛。嬌嫩的春色，映成柔弱的綠幕，瀰漫於那些高聳入雲白楊樹上，引目四望，只見見野花脫苞怒放，散佈在田間路旁，也有散佈在巖坡上面，迤邐而下一直到平地的啊。這種野花啊！有的是有生氣的龍膽藍色，有的是深玫瑰紅，還有其餘這種好看的顏色，這在我們本國（指英國）庭園裏要栽培這許多好看的花，那就難了。有高大星狀形的日光蘭，細長片的白荷花和大瓣的藍荷花，還有金魚草，荳花，蘭花，菖蒲花，藍鳶尾和黃鳶尾花，錦葵花，指頂草和其他各種花草；叢莽之間則有野玫瑰花和香甜多汁，四時長在的豌豆，又有很大像玫瑰花的這種白花和有棕黑色斑點的葉子。此外還有遍覆四野，光彩耀目的藍色牽牛花，

宛如夏季蔚藍的天自霄漢下墜，沾染在草上一般。

有一條清明如鏡的溪澗，向山谷裏奔騰澎湃，泡沫飛濺的流下去，溪流彎彎曲曲的環繞着大巖石，好像巖石四邊有甚麼奇怪似的，一衝到這塊巖石上面，卽又飛濺開來，如閃電如流星一樣的經過一些小瀑布，遂墮到下面一泓深潭之中。此地有一座生着蘚苔的舊橋，橋的石板中間，還長着鳳尾草。我們過橋，走了一段泥灰路，然後纔到大道。

至是我們遇到一位騎驢子的少女，笑容可掬的橫坐在鞍上，似乎坐得不穩的樣子。她披着好看的披肩，還有橘子色絲光的手巾圍在她頭上，因爲那時太陽很猛（或者還有別種用意，因爲她去訪朋友，很願意表揚她伶俐輕捷的打扮）手裏撐一頂深綠色的陽傘。

以後我們又遇到一匹驢子，這個就沒有像方纔過去的興頭了。又瘦又倦，低着頭，垂着兩隻耳朵，一點沒得精神，木鞍上掛着二籃泥，此外還有幾大

包東西和錢袋的青材料堆放在這可憐的小背，上東西的上面再鋪軟褥一個老年村婦就坐在軟褥上。除去驢子的頭，四條腿，和尾把以上的幾寸地方之外，差不多看不到驢子。我們看得牠又可憐又奇怪，怎麼還能向前走呢，但是牠的主婦還不肯給牠遊蕩一刻，總是用殘虐的棒敲在露出的幾寸身上，我們覺得應當去解救這可憐，又小，骨瘦如柴的牠。

這種景況，在英國小孩看來是很可憫憐的。他們葡萄牙人對於人類是很和愛的，但是對待走獸就非常野蠻，祇曉得要牠多做工作，一點不合意就加以鞭笞，沒有一個人想到走獸是要愛護的，也沒有人自己覺得這種行為太殘酷的。

讓我們走罷，免得牢記着這可憐的驢子。呵，灰塵蔽天的甚麼東西過來了？原來是一個馬夫騎着馬跑來，有一件重的外套飄在背上。一匹又小又美的棕色馬比小駒大得有限，生成很好的腿和口鼻，還有長的尾和鬃毛，一雙

大的眼珠閃閃的向四周眺望，二隻耳朵向前直豎。這騎馬的人裝出多奇怪的樣子！很高的馬鞍上，鋪着皮革的褥子，他就坐在褥子上面，二隻足就踏在很奇怪的馬鐙裏，馬鐙是用木做的，外以黃銅包裹，很是美觀。馬背上鋪着有光的毡氈，四面垂着瓔珞，將馬鞍的前方，上上下下都遮蓋起來，此外還有許多古怪的絲帶當馬走動的時候飄揚得很好看。他是一個少年農夫，他自己以為是一位美少年，戴着闊邊大呢帽，束着寬闊的洋紅色腰帶，皮領黑色厚呢大衣，配着朱紅色裏子。可是雖是這樣裝飾，而他的面上好像一星期沒有修臉，竟和演戲裏扮出的惡鬼一樣。

第八章 續前

後來我們看見一隊負重的騾子，和一隻像要睡的大牡牛拉車子。葡萄牙人無法去改良他們農事用的車子，還是照從前羅馬人所用的樣子。車輪

是沒有輻的，就是一塊實心圓木塊，不像我們的車輪是在軸上轉動，他們的輪和軸是固定着一起轉的。車身就是一塊平板，板的四周，用木條圍起來，以防車上的東西向外滾下去，你初次看見這種車子，一定說是有史以前古書圖上的樣子。

路的右旁，有農夫在那邊耕田，他們用的犁也是和上面所講的車子一樣，是仿照羅馬人所用的模型，——很古老的樣子。就是一塊馬蹄形的木頭，木頭的尖端鑲一塊鐵，能挖成一條狹的犁溝。這個犁用大牝牛和小驢子來拖。耕田的人，有一個小孩幫助他，這個小孩執了一條長桿，去括附着在犁上的爛泥。耕夫和小孩一早就出去工作，大概到晚上六七點鐘纔得回來。終日嘴裏喃喃聲調，唱他最簡單的歌，這個歌只有二行字，唱完了就從頭再唱，一點沒有什麼意思。但是確有一種柔和的音調，像在非洲東海岸聽到船上土人所唱的一樣。

這還是從前摩爾人管轄時候的遺風。葡萄牙南部的居民，還保存許多摩爾人習慣，就是他們的臉色也很像摩爾人種，有莫名其妙的態度，可以從東方民族裏看出來。

鄉村裏有許多阿拉伯 (Arab) 井。用一根橫木，架在兩根柱子之間，在這個橫木上再釘一條長桿，桿的一端繫一個重物，（普通用一塊大石頭）桿的他端縛一條索，把一隻桶繫在索上。將有桶的索向下用力一拉，這隻桶就進了井口，等桶內水滿了，將手一鬆，則他端的大石就將水桶舉起。

鎮裏除寥寥的幾家商店而外，其餘的商店大概都照東方方式樣。店房沒有玻璃窗子，可以給顧客望店裏的貨品；差不多他們都沒有窗子，只有一扇大門，從大門望到店的裏面，黑沉沉的路也不清楚，只看見掛在牆上和天花板下面不明的貨品。

葡萄牙還有旁的許多東方方法門：譬如說，倘若他們要你離開他們，他們

就用手做一個暗號，好像我們要你近一點的樣子，倘若他們要你走近他們，他們就用一個暗號好像我們要你離開的樣子——這二種都是完全東方符號。

他們摹倣摩爾人的習氣，喜歡用有顏色的磚瓦裝飾住屋，就是教堂的裏外，也是這樣修飾的。在里斯本和奧坡托（Oporto）有許多造這種顏色磚瓦的工廠，只是趕不上古時摩爾人那樣做得華美；摩爾人那種房子，至今葡萄牙各處還能看到。但這種藝術，如今是廣陵散絕了。

我們遠遠的離開耕田的地方以後，走進一個小村落，到一家路旁的小客棧。有一棵小樹掛在門前，這是表示賣酒的意思，這種招牌最早的時候，英國也曾用過，所以後來就有一句俗話說：『好的酒可以無用小樹。』

客棧的外面，牆上繫有許多鐵圈以備繫驢馬等類，有二三只驢子，一只小馬，和一只騾子都繫在客棧的牆外，似乎很疲倦和愁悶的樣子，同時有依

在門口的人，也有坐在店內長凳上飲鄉間最好的紅酒的人，都是牠們的主人，這種酒四十立司（litro）約二便士，可以買一大瓶。

他們一飲，總是一玻璃瓶，但是你看不出他有點醉意，除非在星期日。客棧近旁，有一個古代的石泉，這種叫做芳脫（fonte）石泉的口子，是一個雕刻得很奇怪的石頭，很新鮮的溪水，又冷又清，從山上不絕的流下來。全個村落沒有多少住戶，在市鎮的街角上，可以看到石泉和噴泉，還有穿淺色衣服的村婦，裝滿了一瓦瓶水，頂在頭上帶回家去，許多小孩子任意的吵鬧，等他們的母親回家以後，他們就在水中拍水遊戲，還講些無意識的話甚至於罵人。

有一個小孩子，赤着兩條堅實棕黑的腿跑來跑去，兩隻手插在有補綻的小短腳褲袋裏，腰部繫着幾轉腰帶。他襯衫頸下的釦沒有鈕起來，頭上戴了一頂鄉間的便帽，長得像袋一樣，從耳朵邊一直垂到他的肩上。

這種便帽平常都是黑色和鮮綠色，用鮮紅的布條釘在開口的四面，除

戴在頭上之外，還有旁的許多用處。

一個狡猾的小孩子，曉得我們是外國人，就跑來出神的向我們看，似乎奇怪的樣子，我們就問他的名字。他回答我們一個很長的名字——好像青年太子的名字——是亨利困鐵羅洛德里革斯得網首來脫（Henriques Quintino Rodrigues de Monserrate），沒了這個字或許是他住的地名。他曉得我們很沒趣，他就走近前來，脫去他的帽，一隻手在帽底裏好像摸東西的樣子，他對着別的屋裏走出來的小孩子表示一種驕傲的神氣。他終於把帽子裏的東西拿出來，我們一看，原來是個很大的黑殼甲蟲！他的手再望帽裏一探，摸出別一個甲蟲來，後來又摸出第三個黑甲蟲來，他把三個寶貝放下來，任牠們爬向石泉的階級上去。看牠們爬得倦了，就把三個東西收集起來捉在手裏，一個一個的又放到帽子裏幽隱的地方，仍就把帽子戴在頭上。我們就咄咄稱異，他誤會了我們的意思，因鄭重宣言，說所以要將甲蟲放在帽子

裏是因爲沒有比這裏更安穩的緣故。

我們耽擱許久，似乎應當離開此地。全谷已矇矓得不分東西了，望落山的太陽只見一層金色的霞障。我們一路遊蕩過去，經過橘子園和檸檬樹林，有很多的金色果子和嬌嫩的白花，樹底下有許多落地的果子，好像我們家裏蘋果園受秋日風吹果子落下一樣。我們又遇見一個老牧師，戴了闊邊的大禮帽，穿了長的黑色法衣，他向我們很和善的微笑。等他過去之後，聽見教堂裏的鐘聲噠嗒，催他去禱告，於是這牧師就冉冉的移步向山谷上去了。

第九章 先特拉

講到葡萄牙風景較好的地方要算先特拉鎮。鎮在先特拉山麓，離里斯本有十七哩路遠。許多大資本家在這小鎮上建築別墅，爲夏天到這裏來避

暑之用先特拉最好的時候在四月和五月那時候凜冽的北風已經過去了。於是這半城半村的小鎮，因有自里斯本來的一般輕裝矯健的遊客，也就從沉靜寂默如欲睡去的情狀之中甦醒轉來了。

牠的天然風景在春天最好，差不多每一個僻隅都點綴着鮮明的野花。此地有許多事，足以幫襯先特拉之風景佳勝，這村裏有一個半摩爾式皇宮，很華美而且有歷史的興味，還有奇怪的俾南（Pens）皇宮，建在山頂的石峯上，損壞的摩爾堡壘，間着堅固的雉堞，又有幾座雕樓，巍然特立在高出這鎮有一千呎光景的峯頂，村間房屋則隱見於樹林掩映之中，可愛的花園滿植着各種花卉，棕櫚和半熱帶性的植物；冷泉飛濺在巖石上，有深碧澄靜的水池，池裏種着荷花，四周的美景都從這澄寂的水面上反映了出來。

除上述幾種之外，向各方行去，有無數的美景。你可以依着路，曲曲折折的向峻削的山坡走去，到山谷的下面；東行幾哩，越過磯确荒蕪的曠野，可以

到里斯本，向西走過軟木樹林，可以到科拉來斯(Collares)，軟木林中有拳曲擁腫的樹枝，灰綠色的樹葉交蔽成蔭，下面即是人行小徑，路上時有大塊的石頭突出路中，鳳尾草和野花爭長怒放，遍佈石上，有如氈毯一般。

像這樣的行路及攀緣上下，固然是可喜了，但是最可樂的要算爬山頂了——不是一種灰塵遍地彎延曲折的大道，我們是從一條陡削崎嶇的小徑攀緣上去的。小徑的起點正在萬木上懸峻垣高聳的中間，古老可愛的苔蘚遍覆在道上。鳳尾草和旁的羊齒類植物叢生怒長在石縫中；而蓮馨花，雁來紅，和紫羅蘿則同一些綠草雜生在石塊下方。

一步一步的上去，只見牆頭漸漸低陷，有傾倒的樣子，從猶太樹花枝中望去，看見有一大堆石塊，石塊上面長有古老的石松，松頂暗黑，形如傘蓋，在午後的太陽光裏去看，松幹與陽光相映俱成紅紫之色。

離此地下去很多路，有一塊平原，不是綠色，不是棕色，不是灰色，也不是

橄欖色，但是各種顏色都有一點；這塊平原，一面近海，一面靠着藍色的遠山，有很長而帶白色的一條路，看起來很清楚，像一管狹尺樣盤過山，和山谷，遠遠的沒入地平線上。

跑了許久，於是遂到一巍然高立在花剛巖上面的益南皇宮，皇宮有許多尖閣，有塔，有樓，從前好運氣的厄曼紐爾王 (King Emanuel the Fortunate) 曾在此宮遙睇海外，盼望滑世河達伽馬第一次自印度回航歸國的地方。

這座皇宮最特別觸目的，是二座高聳雲霄的烟突，形狀像一對荷蘭水瓶的長頸。這是屬於皇帝的廚房，把燒煤的煤烟都從這塊送出去，以後都在此地烹飪。這個廚房裏是沒有天花板，牆壁四圍漸漸的小上去，遂成烟突，所以我以爲到了冬天，恐怕這些苦廚役要悶得不能出氣哩。

走進皇宮裏去，你可以看見一位老婦坐在大傘下面，在小商場的角上賣橘子，走過以後，還有依在門口的守衛，你且不必管他可以一直走到庭前，

登上寬廣破毀的階梯。

皇宮裏面最可注意的，就是古代摩爾人用磚瓦所鑲嵌的華美的牆，和有幾間屋上面有畫的天花板。

內中有一間房子，是從前亞豐鎖王第六 (King Alfonso VI) 被他的妻子和他的小兄弟所囚禁的地方，囚了有許多年，於是他的弟弟遂篡了他的王位。他雖然不好，但是一看他囚在這裏面，無可奈何，只好蹣跚上下，以致石級也被他磨蝕殘毀了，我們怎能不爲之愴然太息呢。

講到牢獄，我就不應當忘記告訴你葡萄牙監獄的大概，我現在就講一個先特拉的監獄，這是各監獄最好的榜樣。監獄裏有一面用不透光玻璃作成的大窗子，從此可以直窺四方，玻璃後面附有兩列鐵做成的十字形窗櫺，向裏邊望，可以看見臉色灰白憔悴的犯人，齷齪不潔的樣子，一羣一羣的聚在一塊。他們時常向走過的人要東西吃。有時候他們的朋友和他們來長談，

或者送食物和烟草給他們，他們就用長袋形的帽子繫了繩從窗口放下來。這些朋友把東西放在帽子裏面，他就把繩子一收，帽子和東西一同進了監獄。外面看守監獄的人，也不干涉他們這種行動，因為葡萄牙的犯人經法律許可，准他們的朋友探望，藉此可以安慰這種苦命的犯人。

第十章 聖別陀司(Obidos)來立(Leiria)和湯邁(Thomar)

先特拉以外，現在還有許多地方可以尋得出礮臺。這許多地方從前都會有過戰事，各地爲保護地方起見，於是就設了礮臺，自摩爾人和基督教徒爭長以來，以至於今，國中各處的這些礮臺還沒有甚麼改易。

古鎮之中，有一個叫做聖別陀斯，這是西曆一千一百四十八年，從摩爾人手裏奪來的。我還記得我最後來看的一次，這個鎮高聳在巉巖峻峭的山

上，還有雉堞，礮樓，和堡壘舊址，闐然矗立在夕陽下面，霞彩四射的當中。這是世界上風景很美的地方，看此不禁令人回想到中世紀的時候了，所有的房屋大都託蔽於這雉堞縱橫峻宇高聳的底下。全堡只有兩扇很狹的堡門，居民就在下面進出。牆的裏面，密密的排着許多低小好看的房子，和無數的教堂。在狹隘彎曲的街道上，有許多小孩子，瘦猪和彳亍往來的驢子，各處牆上和望臺上都四垂着白色的鮮花。

其他諸鎮裏的礮臺都設在翼然高聳的巖石上，住屋就如蜂房一般聚在腳下；譬如像來立就是這樣。幾百年以前，此地也算是羅馬一個中權重鎮，後來相繼屬於蘇匯維種，西哥德族，和摩爾人，一直到一千一百三十五年亨利亞豐鎖纔把這個鎮奪回來。過了一百多年之後，迪內士王 (King Dinez) 住在此地，就摩爾人的礮臺舊址造一所堡壘，這就是現在控制全鎮的礮臺是也。

來立四周，環繞着許多山，地處李芝 (Niz) 河畔，風景甚佳，令人稱羨，鎮內有一大天主教禮拜堂，一商場，沿河有佳樹交蔭散步路，許多小街當中時常夾着穹門。現在追想從前騷亂的時候，被甲冑的武士騎馬經這彎曲的街道，到堡壘裏去防衛，很覺新奇，但是後來這太平的山谷，兵禍和火災竟然光臨了。一千八百〇七年到一千八百十年的半島州之戰，法國兵士經過此地不止三次，舉諾 (Junot) 元帥和馬加郎 (Margaron) 將軍部下的兵在此地姦淫擄掠，無所不至。

離此二十哩左右的地方，山下滿長着松林和野草，山谷中長着許多橄欖樹，無花果和葡萄樹；這裏又有一個小鎮，位於堡壘高聳的山下，這小鎮名叫湯邁。

湯邁鎮上的礮壘，是十二世紀中葉護教武士團 (Templars) 所建，因為武士團的保護，於是湯邁鎮也就興起來了。這種武士團是專守耶路撒冷的

聖墓和保護城內的基督教徒的，無論甚麼地方一遇見回教徒，就要拔劍相迎。在葡萄牙的回教徒是摩爾人，他們用武力來奪這個堡壘，這是在湯邁鎮建立後六十年的事。這是很出名的戰爭，有一古碑嵌在一面牆上，其中講湯邁鎮歷史的有幾句很妙話，譯之如下：

西曆一千二百二十八年七月三日，摩洛哥 (Morocco) 王率了四十萬騎兵和五十萬步兵來圍攻這個堡壘，足足有六天之久，堡外所有一草一木，也被他毀滅得乾乾淨淨。幸得上帝的力量，於是堡壘的主人和子民纔得幸免於難。這位摩洛哥王損失了無數的人馬，於是只好撤兵回國。

一千三百十二年護教武士團以被禁解散，於是迪內士王乃於湯邁鎮創立基督教團 (Order of Christ)——據古書說，他們是「保護正信，摧抑摩爾人，和擴張葡萄牙王國的版圖。」後來遂成爲基督教國武士道中最有權勢的一團體，團中武士轉戰各方，足跡遍於世界。一直到一千五百二十三年，

約翰王第三改之爲純粹宗教性質的僧侶團體，於是舊日戰爭冒險的武俠生活纔算告一段落。

一年一年的過去，這所凶猛的古礮臺，也一時一時的有許多增加，加了一所華美的教堂，牧師團體的房子，寺院的寄宿舍和廚房。先後造成的僧庵不下八個，形狀大小以及造的時期都有不同，這種奇特的建築物，各有各的美觀。

堡壘下面的鎮上有幾個有趣的教堂，許多工廠和紡紗廠，那倍(Nabao)河流經此地，從一座優美的古橋之下流了過去，有無數水車在河中轉動，風景有如畫圖一般。河畔白楊高聳，柔柳的長條下垂到清溪寒流的中間，許多村婦在那裏臨流澣衣。她們把衣服在石頭上揉擦過了之後，放在流水中重漂一過，旁的人看見這種破爛的衣服，很可發噱，但是靜心一看這些著得鮮潔的洗衣婦人，再聽聽她們輕倩的談話和笑語，厭惡之心也就自然而然的

消失了。

第十一章 葡萄牙的農民

農民都是工作很苦的，尤其以北部爲甚。北部的居民多數是優秀的民族，所以工作上特別較南部的居民勤勞，不僅外觀優美，有剛毅之氣，和性格果決，並且更爲節儉耐勞。

在前一章我說他們喜歡唱歌，喜歡跳舞；但他們不是常常歡欣快樂的，他們的生活上還有很黑暗的一方面呢。

工價比較英國低得多，但是時間卻反而長，他們計工，從太陽初出起到太陽落山算一工，一到夏天，日子既長，陽光又很利害。工作完了，這般農人只有些微的時候供他們遊戲娛樂了。

在葡萄牙農業上的機器用得很少，所有播種和收穫都是用手的。穀也是用連枷來打的，一般工人圍立在一堆稻的四周，慢慢的搖動他們的連枷。一上一落很有節奏的發出蠻笨的聲音來，直等穀都落下來了爲止。我要述他們從前打禾時所唱的歌給你們聽。他們不快活的感覺，都發在他們低聲的詩歌裏，唱歌的人一開始就罵連枷；但是摸摸良心，又覺得這個連枷是幫助他們得麵包的朋友，只是明日還像今日一樣，要作長時間的苦工——這是工作無窮的明日啊！

他們脫去玉蜀黍的苞，用的方法很奇怪。是用牛蹄來踏的，還有除去荳莢，也是用同一的方法。婦人在田間工作和男子一樣勤勞，——或許還是婦人多做，有時我們看見婦人頭上頂着重的東西，她旁邊的男子到是空手無事。就是年紀很小的小孩，也要他們去工作。小孩子執了比他長過二倍的椎，赤着足，站在牛車或犁的前方，管束牛的工作。也有差小孩子做牧童，和看一羣

家畜的。

我曉得有一個小孩子，他一生的時間就消耗於看他父親所養的一羣山羊和綿羊中間，在葡萄牙山羊和綿羊時常合在一起。每天早晨把一羣羊領出去，到各處曠野去遊牧。冬天很冷的時候，他就戴一頂風帽，抵擋嚴厲的風；到了夏天熱的時候，他就找一塊涼的地方，在高巖石或樹蔭之下，他就坐下來慢慢的吃他的黑麵包，橄欖油，和羊乳餅，當作一餐中飯，但是他時常用一隻眼睛看好他的羊，恐怕牠們離羣散失了。

葡萄牙北部山鄉裏牧羊，和亞斯缺來拉（*Estrela*）地方不同，高山深谷離這個區域很遠。此地牧羊的都是大人，當夏天的時候，把羊領到高原上去遊牧，牧羊的人就住在石塊疊成的小屋裏。到了晚上這種牧羊的人就睡在羊羣裏面，同時還有大的長毛獵犬，守衛在羊圈之外，遇到危險的時候，這種獵犬能狂吠起來。

荒蕪深峻的山谷裏，時常遇到危險——近來幾年就少了許多——但是大的棕色狼，到了深夜，還是時常出來，偷盜羊隻。守衛的獵犬就和凶橫的狼相鬪起來，鬪爭得異常利害。牧羊的人驚醒之後，就暗地裏預備好木棍向着狼打，一時候犬狼的狺狺聲，羊的哀鳴聲，和人的呼喊聲，混雜的騷擾起來，一直到狼被他們打散了爲止，於是又復萬籟俱寂，和先時一樣的沉靜了。

貧民住的小房子，大都以一層樓的居多，就用石塊壘疊成功，不用水泥，用爛泥糊糊空隙，防外面的風吹進來。屋裏面漆黑無光，也不好修飾，雖然他們這樣勤勞工作，可是村民還是窮的居多，他們的食量也不豐富。這是和英國工人絕然不同，他們吃粟米和小麥粉做的黑麵包。他們還吃橄欖油、米、油、菜、和足量的乾的鹽鱈魚——當地稱此做拔開爾辦（Bacalhan）。這些魚有極強的臭味，還沒有烹調之先硬得像板一樣。不過這魚富有滋養料。他們這些居民看得非常可貴，不常烹調來吃的，這在我們覺得就不是美味了。

第十二章 朝山禮拜之遊

羅馬立斯 (Romarias) 或每年的朝山禮拜，在葡萄牙是一種極大的制度。有一部份人是很誠心的，但是有一部份人只爲闐熱鬧而已。有時候這些人到寂寞的山頂上去禮拜，有時候到石十字架排列的地方，這塊地方，是當地聖哲評定爲聖跡的。這種朝山禮拜之遊，在宗教上看來很有興味，但是不幸他們迷信太過了。

有兩處地方香火，比無論何處要盛，來朝拜的人常有三萬到三萬五千人之多。一處名叫山中好耶穌，"Bom Jesus do monte"。地近巴拉加 (Braga)；還有一處名叫沙漠好耶穌 "Bom Jesus dos bouças"。在離奧坡托不遠，一個近海的馬沙深呵斯 (Mathosinhos) 村裏。此地有一個真正的教堂，龕內放有

耶穌釘在十字架的像據說這座聖像很有點神通哩。

這個故事相沿已久，連年月也記不清了。傳謂天主的聖像從海裏漂起岸邊，被一個牧師撈起，放在本村的教堂裏。因爲聖像被波浪激蕩，就失去了一個臂，但是不久，這個臂又很奇怪地發現了。一天一個老婦沿沙灘行去，想拾點柴燒燒火。她看見一塊東西，她以爲是她所想要的柴，她帶回家去，就拿來燒，但是不能把這塊柴點着。她以爲是被水潮了，就把牠曝在日中，曬過後還是燒不着；她就想把牠劈做細條，可以容易引火。她用斧頭正要劈下去的時候，這塊木頭就跳在一邊！你把牠拿來劈得快一點，牠就跳得快一點，後來老婦很是驚奇，就去請教牧師，告訴他如此這般的一件事。牧師一看這塊木頭，就記起從前的事來，曉得原來是聖像失去的一個手臂，他即刻把牠拿到教堂裏，安配在那個聖像上。

近此地幾哩四周的百姓，都很相信這個聖像，因爲聖像是從海中撈來

的，所以相信牠能救海中一切危險，對於航海的人和漁夫，牠一定能特別保護。每當海裏括起颶風船隻幾乎要破沉的時候，這些水手和漁夫都仰天叫苦，向馬沙深呵斯的聖主求救，他們得了安全，就都說是聖像保護，所以教堂裏陳列許多供獻物，都是遇險得安的人來還願心的東西。有許多人掛蠟製手足的模型在海邊和沙灘上，還有水手自印許多圖，在教堂裏有很精美的圖，畫出波浪滔天，和聖像在那裏拯救溺人的情形。這種可怕的圖，掛在那裏，就是表示敬謝的意思，當遇險的時候，聖像出來用神力拯救他們。他們每年在沸曾帶特 (Whitsuntide) 朝山禮拜時，都施捨許多金錢。

同時有一個大市場，所有的攤頭專賣口笛。用紅，黃，棕諸色陶器做成的，很美觀的東西，做出奇怪的鳥形，獸形，和人形。來稚小的人都要買一個，每人要吹吹口笛。在馬沙深呵斯的沸曾帶特吹口笛，是一件正經事，

沸曾帶特也舉行禮拜山中好耶穌，會期連接有三天之久。這個教堂是

立在高山上。到教堂去的路，是很闊的階梯，彎彎曲曲的上去，經過一個一個的平壇，路邊圍以高牆，古木懸垂其間。平壇上裝飾着造像，石幢，和花剛巖雕成的噴泉，沿路上去，排着很有規則的祭壇和神龕，上面立着人一樣大的許多造像，裝出我們上帝當時在十字架上受苦的各種狀態。上山禮拜的人總有幾千之多，男人，婦人，老的，幼的，走過每一個神龕，就很尊敬的禮拜。有少數的人，跪下來祈禱，默誦之後遂立起來。許多人就在教堂裏聽講道說教，很端莊的執了旗幟和十字架，在那塊來來去去的走動。當牧師著了顯煥的禮服，執着聖餅，慢慢的前行時，禮拜的人都得屈着膝，低着頭，以示恭敬。

小孩子都裝飾得像仙人一樣，逐隊游行，肩上縛着光輝燦爛的翅膀，或者用鳥類柔軟的翅膀插在他們的肩上。我曾看見有些疲乏的小香客，年紀很小，很形疲倦，進香的大人遂輕輕的攙扶着他們上去，而他們則疲弱的甜睡在大人們臂上。

像這種盛會，有長時間的預備。會期前的幾天就可聽見軋軋的牛車聲，載着重笨的食物和木桶裝的酒，向山上慢慢的運上去。山上植着竿子，掛起旌旗和中國燈籠。禮拜的人從星期六起開始上山上去。禮拜的人大概分宿在三個旅館，時常遇到人宿不下的時候，大多數就在樹林裏搭蓬帳，或者住在樹枝編成的棚裏。他們用石頭或泥土造幾個火灶和爐子，以備烘焙他們麵包。

山上各處時常可以看見有些遊蕩少年帶着六弦琴走來走去，或者很高興的在那裏高唱入雲。這是和戲臺裏一樣情形，不過這個是真的——一大隊香客聚集起來做禱告和頌聖，事情完畢，於是各人尋各人的快樂去了。所有的人都著了非常華麗的衣服。男人著緊身的褲，白色的襯衫，腰裏纏着腰帶，頭上戴了闊邊氈帽，身上披着短大衣，和許多絲織及金屬的裝飾品。婦人露出非常快活的神氣，戴了藍色，橘皮色，和紅色的絲頭巾，遮過她的

服襖雪白的，外衣緊身的，胸衣黑的，或各色厚褶的，裙子掛到腳踝頭，她們著了繡得光彩照人的圍身，腰裏掛着用串珠裝飾得很精美的袋。頭上遮塊繡成的手巾，戴了翼然高聳的黑色圓帽，帽邊上用短細而有光的絲裝得像駝鳥毛一樣。另外還有許多金銀寶石的裝飾品，如串珠，重耳環和時式精工的大心形釦之類。

有錢的農婦，她的胸衣上都是金屬品裝成，有時候戴了三副耳環，對她鄰婦露出很驕傲的樣子。

婦人喜歡多著裙子。她們以為裙子著得多，就表示她有錢和尊貴，就是沒有這種盛會的時候，她們也著了很多的裙子。一個婦人著十六條或十八條裙子！試想想看當熱天的時候，怎麼樣得了！遇到宴會的時候，有錢的村婦，裙子著得太多，以致不能開步，轉動就露出非常遲緩，笨重的樣子；但是她是一個驕傲的婦人，因為她們要表示自己尊貴和威儀，情願多著裙子，不舒服。

也不去管了

第十三章 農莊和葡萄園

葡萄牙北部富裕的省分叫做民約 (Minho)，這裏的農事最發達。農莊都是很小的，農家全家的人都能耕作，忙的時候，還請一兩個人幫忙。農莊整治得像花園一樣。

主要的作物要算玉蜀黍，還有各種腎豆的豇和葫蘆同玉蜀黍一塊兒種。小的捲心菜也長在玉蜀黍田裏到冬天玉蜀黍結實收穫之後，捲心菜已經高大了，後來把牠們的葉子一片片都捋了去，使捲心菜的葉子更加長得高些。

六月和七月是一年中農事最忙的月份。除出收穫本麥小麥，九月和十

月要收穫玉蜀黍，所以農夫工作沒有停止的時候。首先鋤田，過後耕種。田裏有草能使田變瘠的，就把牠割去做秣料，在這個時期裏，水就一刻不能少，一般都用灌溉的方法取水。農夫的收穫好不好，全靠他的供給水量如何，倘若水太多，也不能擔保說沒有妨礙。有時候灌溉水，是在地下鑿一長幾哩的溝渠，分布開來，或者即築一道寬牆，在牆頂掘開一條溝渠，以爲引水之用。另外有一個法子，就是用牛來轉動舊式的水輪，水輪一動，就把井裏的水送上來了。有許多桶，每一個相離約有一呎的樣子，固定在無頭的練條上，這個練條就套在水輪的四周，水輪轉一次，四周的桶就先後落井，水輪不停的轉，這種桶就不絕的向井裏汲水，慢慢的昇上來倒在小溝裏，這種小溝通到各地方，去灌溉缺水的田。

當玉蜀黍成熟的時候，就要收穫這種帶黃金色的穗果，先從幹上連鞘摘下來，過後把鞘擇去，曬乾，到後來把一粒粒的玉蜀黍子打下來。去外面的

一層鞘是很繁苦的一樁事，那裏農夫時常請他們的鄰人來掙。他們就備了豐盛的酒食請他們鄰人吃，這些鄰人有工作到深夜的，同時有六弦琴和凡啞鈴這種音樂助興。

荳的種類很多：有黑荳，白荳，灰荳，和綠荳，有斑點的荳，有條紋的荳，還有大荳和小荳等類。亞麻種得也很多，北部農夫的妻子和女兒每到冬天的晚上，紡織亞麻，做他們的衣服。近海邊卑濕的大陸上我們看到稻田，還有許多在英國賣的這種蔥頭，好像西班牙的，其實都是從葡萄牙北部運去的。

還有從北部運來的酒，我們叫做蘇格蘭酒，因為葡萄牙園非常多，所以全國各處都釀葡萄酒；這是英國進口貨之大宗。許多家庭裏把酒當作一種日用品，運到英國去的葡萄酒，是杜羅 (Douro) 河畔一片鄉村近傍山坡上的葡萄所製，這個村莊在奧坡托海口舊堤上六十哩。這個葡萄園沿河很長，南北寬有幾哩，谷中有許多小溪流。這是一個多山的村莊，從

水邊到山頂沒有別的東西，一望都是葡萄園。一段一段地上去，一色葡萄，毫無變化。葡萄籐長得一叢一叢的，一點沒有美觀的意味，盤繞在格子棚上，蔓延到去梢的樹上。

你可以時常看見葡萄酒，在西餐桌上紅褐色的酒就是，但是我有一點奇怪，你想想看要費多少工作來造這種酒。先要造大工程的平壇，攔着葡萄籐。每一個平壇都有堅固的石頭基牆，等葡萄籐已經種了，就要刻刻當心。到了秋天，地下長的芽就要取去，把牠的根露出來。時常要修剪，這樣過一個冬天。到明年三月，把地土掘開，除去各種野草，然後把泥土耨成墩，保護牠以免受夏天熱烈的陽光。以後用柳木椿釘入地下，做支持葡萄籐的柱子。到五月裏，把泥墩掘開，地面鋪平，到了夏天把硫磺水灌入地中。刈萎，這種工作叫做奧迪姆（Odium），倘若不是這樣，葡萄籐就有大危險。

九月中旬到月底，是採葡萄的時候，最難的工作來了。從遠處來的男女

成羣結隊地到各處去幫忙，就不是假日，他們來時也是一面跳舞一面唱。

婦人們採集一毬一毬的葡萄放在籃裏，裝滿之後就

大籃男女肩擡下山，經過一段一段的路，一直到樹下。

這種壓榨器都

是花剛石做的桶，把葡萄統堆在裏面，雇男工赤着足來踏葡萄，要把牠的汁水踏出來。踏葡萄是很疲乏的一件事，所以要許多人輪流來踏，要踏得堅實爲止，一個人的手扶在那一個人的背上，這樣踏步就可以穩定。如此踏許多鐘點。然後讓這些果醬發酵幾許時候，於是有汽泡和微聲出來，好像水沸的樣子。等枝稈和果皮浮在液面上來，慢慢的冷下去，到液汁完全冷了，把牠倒在地窖下的大缸裏。至明年春天把葡萄酒灌到桶裏，用大船沿杜羅河送到奧坡托地方去，貯在商人的棧房裏，以待輸運出口。

第十四章 奧坡托

我現在把景物奇異的奧坡托古鎮大意告訴你們聽聽。當古羅馬時代，奧坡托是一個繁盛的海口，現在里斯本而外，牠就算第二的要鎮了。

奧坡托外觀不及里斯本，里斯本是位在七座小山上面，一座光彩眩人的白色成池，莊嚴肅靜地俯腹着退如河的綠水碧波。可是南方的首都奧坡托你若走近去看，你就要失望了，奧坡托到現在還是有崎嶇黑暗的街巷，和有洋臺的舊式房子，此外尚有花園，噴泉和喧嘩紛擾的碼頭，仍然不脫古風。奧坡托的精粹都在沿河一帶，狹長如帶，一碧如油的杜羅河在高峻的花剛巖壁之間流了過去，蓋着紅屋的黃白色屋宇，即錯落點綴在巖壁兩旁。

河裏時常聚集了許多船隻，從遠渡重洋的帆船到獨木小舟都有；有風篷的關板船，頭尾高聳的狹板船；從上游葡萄園來的闊底運酒船；划船，帆船幾乎各種大小，各種形狀，和各種色別的船隻都有。

碼頭上成羣結隊的都是人，有措貨物的，有不措貨物的，擁擠得不能做事。婦人們頭上頂着一滿籃的煤，在狹跳板上走到岸上走回船裏，這樣來回搬煤。腳夫和惰民在那邊很安逸的吸煙。成羣的小孩子在那裏玩紙牌和擲骰子，和小一點的頑童玩相類的賭博，不過小一點就是了，很起勁的在那邊賭鈕釦。此地也有赤足著顯明衣服的漁婦，和賣果子的女子，小孩子在那邊遊玩，還有賣栗子的人和他的小爐子，很粗暴的人滾動一桶一桶的酒到岸上來，一連串裝貨的騾子和牛車等裝貨，每一輛車有二匹棕黃色好看的牛，立在刻畫精工的高輓之下。

此處的形形色色，襯着函有突出的三角牆和彩繪紛繪的洋臺一類的屋宇，動作顏色混合成一種妙不可言令人心醉的景象。此地有葡萄棚，濃蔭下映，空中曬着衣服，一排行美麗的古樹，到處都可瞥見古代的石牆。河牆的裏面深幽的地方，開着許多酒店和雜貨店，在這個地方水手們所要各種物

件如油布，繩子，木塊，和其餘水手要用喜歡的東西都有得賣。

以上所說的奧坡托是在下流水邊所看到的；但是鎮上風景最好的處所還在上頭，此地有一座很大的頓路易橋（Dom Luiz Bridge），橫跨過狹窄的山峽兩側。從橋上一直望下去，可以見河流和下游亂紛紛的碼頭；又可見狹隘崎嶇的街道，有階級形的路通到山坡上去，有許多教堂，山上又有天主教堂的四方形堅實的寶塔站在山上，古摩爾人建築的牆和奇巧的小花園——就是牆角僻隅也有一塊一塊鮮明燦爛的異色呢。

橋的下面和河的南岸立有一所古寺（Nossa Senhora do Serra do Pilar），一千八百〇九年五月威靈敦的司令部就設在這個寺裏，他戰勝麻紹爾（Marshal）蘇爾特（Soult）帶的法國軍隊，把他們驅出奧坡托境界。

戰勝的前六禮拜，蘇爾特圍攻了三天，把舊城奪回，這舊城曾頑強抵抗，不肯投降。當城陷的時候，發生許多像殺人放火一類可怕的景象。因為法國

人不好好的待遇俘虜，被追的百姓有幾千人，向着河下逃來，他們想從浮橋上渡到對岸。一大羣人擁到橋上，橋的力量不能支持。橋就沉了下去，於是男婦小孩溺死，及被法國兵士屠殺的總在一萬八千人以上。

但是法國的戰勝也不過是曇花一現。三星期之後，亞搭爾衛爾茲力爵士 (Sir Arthur Wellesley) (即未來之威靈敦大公爵) 從里斯本上陸，他還沒有到里斯本前十天，他就北上去取奧坡托。

在一千八百〇九年五月十二晨，他已到了杜羅河南岸，不用橋也不用船就渡過了河。蘇爾特起初因有削壁巉巖，深潭急湍，可以爲他和英國的鴻溝，自以爲非常安全，他總不相信有人能渡過這道河，不料亞搭爾爵士能獨設奇計，建立大功。

因得居民的幫助，竟得了兩隻船，在天將亮的時候，把二十五個英國兵從鎮的上段安安穩穩的渡過河去。在礮兵掩護之下，又渡過了三連暴虎隊

(Belf)，他們爬上二三百呎高的峭壁，佔了一座尙未完工的屋宇，就據此勇猛作戰，於是其餘的大隊人馬又陸續渡過河來。至此局勢就慢慢的改變了。英軍取攻勢，法軍慢慢退卻，大概戰了二小時，蘇爾特和他的軍隊力不能支，遂棄甲曳兵而逃，輜重遺失無算。據說亞搭爾衛爾茲力爵士，在十一號的晚上，曾說明天早餐我們要在奧坡托去喫。後來他果然在奧坡托喫早餐，並且在那裏吃中飯，他們所喫的，就是預備法國軍官們喫的食物呢！

奧坡托的市場異常動人。最觸目的一個是摩開舵得安如 (Mercado do Anjo)，就在克拉立河 (Clericos) 教堂北面，在鎮的各處，大概都能看見這教堂裏的高塔。這是一處風景如畫的地方，每天清早這種村夫很忙碌的奔走；但是我所寫的是在我腦經裏的，另外一個商場。這塊地方是我到葡萄牙後第一次看見的。我不願離開這個地方，牠有魔力能使我留連玩賞。

小方場裏的矮樹，綠蔭交蔽，樹下有白色的貨攤，攤上擺着花果，糕餅和

蔬菜之屬。門戶洞開，沒有窗牖的商店設在旁邊，一堆一堆的貨物積在門前的馬路上；有光亮的盆鉢和紅黃色，藍綠色有色彩的頭巾；一卷一卷的氈帽材料和淡色的棉花；還有許多堆令人注目的陶器。爲甚麼此地不可以購一辦士或半辦士的貨？因爲此地都是粗笨不堪，乳白色不透明的陶器，上面畫一種簡單的圖，種類有水壺、花瓶、杯、盆、碗、碟之屬。有一種比較好點，就是葡萄牙人普通用來汲水的光滑紅棕色陶器。形狀和顏色好一點的差不多都是摩爾人和羅馬人做的；有些有纏繞奇特的柄，有些有長狹的口頸，有些是用管口的，這種都是很便宜，大概你袋裏一個小錢能換到這種陶器二三個。

第十五章 哥印伯拉(Coimbra)和二個老寺觀

在葡萄牙歷史上佔重要位置的另外一個鎮是哥印伯拉。是一塊又古

又好的地方，造在山上，夢德哥 (Mondego) 河流過牠的下面，大學的校舍設在山頂上。深而又狹的街道上充滿了好看的村民和著黑外套的學生，好像從前羅馬人著的這種寬大的衣服一樣。

從這座古城可見從前哥德人佔領時的情形；哥德人被摩爾人所逐，摩爾人又被基督教徒所逐；此地多年，曾爲葡萄牙的都城；一千三百〇六年以後，丁納士王在此地建立一所大學，除一短時期而外，大學都是學術和文化的中心。

大學堂的房子環集成四角形，房子的一邊是一個平壇，天然畫景，頗能感動詩人學士的雅興。遠望出去，能看到銀色的夢德哥 (Mondego) 河，彎彎曲曲的像衣帶一樣，旋繞着很美麗而又肥沃的山谷，一直向遠處藍色的山流去。

過河有聖大克拉刺 (Santa Clara) 白色的大寺院，「曾經做過哥印伯

拉的天堂和女王的尼庵，但是現在改作工廠了。再下去是另一寺院舊蹟，寺院名叫羅撒坡耳塔，(Porta de Rosa) 因為曾有過一件玫瑰花的奇事，所以稱爲此名。聖依利薩伯(St. Elizabeth) 是丁納士王的夫人，她費了許多時間和金錢養這種貧民，時期一久，她的丈夫知道了，就反對她，并且禁止她這種善良的佈施。女王因此非常不快活，她不願意反抗他，但是她的慈悲心總記念這種餓的婦人和小孩，那邊失望。有一天她又裝了一滿籃麵包拿出去，她走過窮人的門口，以爲可以遇到這些窮苦的婦人和小孩，不曉得竟遇着國王。

他就悻悻地恨道「你的籃裏有些甚麼東西？」

王后不肯告訴他真話，很怕，言語支吾的告訴他是「玫瑰花」

國王就厲聲喝道，「讓我看！」遂揭去籃上蓋的東西。請看請看！善心的

依利薩伯的快樂和奇異，這個籃裏真是裝滿很美麗的玫瑰花。

這個故事也有說是她的姑母匈牙利依利薩伯 (Elizabeth of Hungary) 的，但是照我想來，這個故事確實是葡萄牙王后的事。

寺院右方有一個困臺達斯蘭辯立邁斯 (Quinta das Lagrimas) (意卽淚墅) 這種悲傷的歷史裏的實事，所記的是一個美婦人的紅顏薄命，這位美婦人她名叫卡斯特洛印涅茲 (Inez de Castro)，是十四世紀中葉葡萄牙 宮廷中頗著聲譽的婦人。

國王的兒子裴得祿 (Dona Pedro) 和她發生戀愛；但是裴得祿的父親和貴族估量她不配與繼承大統的王子匹敵，她以久爲這些人所嫉視，遂在從巖石裏衝出來的深泉旁邊自殺——至今因稱這所地方爲淚愛泉哩。

裴得祿的愁恨，因此增劇，就起來謀叛，領兵和父王開戰。二年之後，他父親死了，裴得祿就回來繼承王位，他很莊嚴的宣布說他從前已與印涅茲結婚。責罰使印涅茲死的，驕傲的國人和貴族，他把她的屍首從墳墓裏移出來，

戴了鳳冠霞珮，著了王后的禮服坐在寶座裏。無論甚麼人，都要真心奉她做女王，很尊敬的向他屈膝和她親手。這樣供奉許久，後來把她葬於阿科倍舍（Aleoobasa）禮拜堂，用修飾得很精美的墳墓，安放他的鍾愛和悲泣的夫人。阿科倍舍寺院是一千一百四十八年由亞豐鎖海立闢司（Alfonso Henriques）得來的，他從摩爾人手裏奪得三達零（Santarém），遂把這塊地用做酬勞。這是歐洲最富裕的地方，此地的和尚都是貴族世家，寬嚴交濟的去管理村夫耕種他們的幾頃田地。

住的最奢華的地方，來往都是快樂的賓朋，比王朝還榮耀些，他們救濟貧民，布衣施食，常有幾百人出來登門求乞。

一年一年的過去，戰爭和惡習慢慢的減少，葡萄牙各處的莊嚴寺院，也聽政府命令，寺院的田產，歸政府徵發，和尚和托鉢僧現在也少看見了。從前法國兵士用做馬房的教堂，今又仍然恢復舊日神聖的事業；至於荒涼不毛

的寺院只有於客遊人時一遷徙而後傳的故宅一部分則伊用他驃兵的舊房。

另外有一所荒廢的大寺院，叫做巴達爾海（Batalha），離阿科倍舍十五哩，在葡萄牙算是最好，或許在歐洲各地也要以這所寺院爲最好哩。從阿科倍舍到亞極勃來太（Aljubarrota）村的路上，須要經過葡萄園和耕田，亞極勃來太就是一千三百八十五年約翰大王戰勝西班牙，用得威名的地方。這個故事是講一個烘麵包的勇敢婦人，她在打仗的時候，帶了一個爐殼還做她的營業——是一種木質的鏟——他就用這個家用武器殺死七個卡斯提蘭（Castilian）兵士。

走上去到一個高狹的山嶺，有銀灰色的沉香草生在砂泥上，還有受風雨浸蝕的高石十字形立在旁邊。

這條路經過黑暗的松林，路上鋪着一種野草，下去就是巴達爾海小村

莊了。這小村莊的中部有一個古舊壯麗的寺院，西邊正面修飾得很華美，有凸花的尖塔和尖屋頂。教堂裏很是嚴肅，光線從有顏色的窗子裏射進去，在大而又簡單的柱子上，映成各種色彩，有許多雕刻精緻的小會堂和走廊顯出牠的優美和光明，在空中映出精巧的窗飾。談到阿科倍舍的大廚房和待客的舊俗，就要回想到從前僧徒融融洩洩安貧樂道，自適其天的生活，而這種美麗的教堂，閤靜的迴廊，所表現出的那些聖德，又不禁音容如在了。

葡萄牙的英國女王蘭加斯德裴麗霸 (Philippa of Lancaster)，她是想造這個美麗寺院，以為亞極勃來太之戰勝永久紀念品的第一個人。她和她丈夫大約約翰葬在立教會會堂裏，他們攜手共立的石像，建置在有英葡二國國徽的金帳華蓋之下。

馬弗刺修道院 (The Convent of Mafra) 是約翰第五為他兒子還願心造的，也是一個過去的大紀念品。馬弗刺在里斯本北約二三十哩，牠的華麗

不及牠的大小可注意着牠的正面非常寬闊并且很奇怪的是走過這些庭院要費幾個鐘頭，但是你很難識別究竟這院子有多大。據說總有二千五百重門和五千二百個窗戶，經十三年而後成功——從一千七百十七年到一千七百三十年——造屋雇人最多的時候達四萬五千人。

房子內外都用造像和半身像來裝飾。尖塔和亭閣高聳在用圓屋頂和閣板蓋起來的屋頂上，牆和柱都用貴重的材料做的——少有的太湖石，斑巖碧玉和其餘從國內各處收集攏來的奇石。造一所教堂，一所寺院，一所皇宮，和一所營房，統共費四百萬金鎊，這款子就從特稅加增而來，以致國庫因而貧乏。

馬弗刺距離托列斯 (Torres) 未德刺 (Vedras) 著名山脈不遠，是從退如西北阿爾漢特拉 (Alhandra) 鎮起走向海洋的兩重山脈，往日威靈頓為保護里斯本防禦法國起見，曾在此地築有礮臺。

當巴薩哥 (Bussaco) 戰爭，英國和葡萄牙聯軍退守此地。英人所嘖嘖稱道的一處地方，因為在巴薩哥一千八百十年九月二十七日威靈頓戰勝拿破崙所稱爲戰利品的法國軍官馬塞那 (Massena)，卽在此地也。

英國司令部當時設在山邊美麗的深林中小寺院裏，此地有洋杉樹和旁的大樹，植物都從地球各處收集攏來的，卡麥賴脫 (Carmelite) 人培植當心，所以樹木也欣欣向榮。樹木過去，有一個戰場是巖石斲削的山嶺，從前英聯軍曾把守此地，以抗馬塞那的大軍。雙方都很奮勇，徒手肉搏，從天明打起。有一個時候，山頂被法國兵佔去了，經過了一陣槍刺戰，把法國兵逐退，一直到中午始停止戰爭。

第十六章 鬪牛

我們英國有田獵，打靶，釣魚，賽跑，打球，足球和無數的娛樂和遊戲。葡萄牙打靶的遊戲很少，他們獨一無二的娛樂是鬪牛。

這個遊戲很激烈，葡萄牙人最喜歡看。

普通人眼光以為鬪牛是殘忍可怕的遊戲，若是麇聚去看，那更是下劣的事，所以西班牙也未能免此。這般看客都想把牛鬪死，馬則被牛一角觸死為快，此外還有許多可怕的事，真是難以意想。

在葡萄牙則不然，觀念完全兩樣，至於這種危險娛樂，一不當心就能死人的，那就不管了。這種遊戲的大目的是看牛的敏捷，觸怒牛來開玩笑，使牛沒有報復的機會。無論那一個人受傷了，或傷了他的馬，面子就不得過去。

我願意告訴你一個彈丸頭的葡萄牙小孩名叫裴得祿的在有一個禮拜日下午天氣很好的時候，他的父母第一次領他去看鬪牛戲的情節。

鬪牛地點在里斯本，有無數的牛圈，一弘大的圓形建築物造在山上，山

在城北，建築物很大，可容一萬人到一萬二千人之多，一羣羣的人向那裏走去，有坐車子的，有步行的。

裴得祿進了會場，就眼花瞭亂，看見一排一排的生人和戲臺前排包廂裏面所坐身穿顯明衣服的婦人。

這種建築物是沒有屋頂的，分開索爾(Sol)和孫布累(Sombra)二部——即『有太陽』和『沒有太陽』之意。有錢的坐在蔭棚裏，要便宜的就坐在露天，那時太陽很猛烈地照在他們身上，一直等到娛樂開場，太陽便都移向戴着洋傘的這一方面。賣水的人拿了玻璃瓶，和大的陶瓶，很勤勞的在會場裏做生意，他走過一步，就用很尖的喉嚨直喊『賣水呵！賣冷水呵！』

裴得祿運氣很好，他坐在蔭棚裏。所以他是又涼快又舒服，沒有甚麼分心。音樂隊奏第一次樂的時候，他並不留心，因為急得要看開演了。

後來號筒聲大作，和公司裏科里臺(Corrída)指導員進場報告的喝彩

聲，在包廂的下方，所以那時包廂裏人都跑空來敢聽指導員報告，但是開演的時候坐在包廂裏的能看見表演，不必跑開來。

等鈴聲一響，裝得祿就興高彩烈，看戲臺的門裏出來一個騎馬的人，和十二個步行的人。這匹馬異常華美，用着絲織成和金飾的馬衣。騎馬的人是一個美少年，塗粉的頭髮，古裝得像狄克忒品(Dick Turpin)，或克羅德度發爾(Clande Duval)。騎馬的人穿深綠色的大衣，許多金的紐帶，長的袖子闊的大襟，手腕上裝飾綳條，綳邊的襯衫，花邊的項巾，有羽毛的三角帽，白色的褲，過膝的長統靴，有銀光色四方形盒子式的馬踏鐙。

馬的二旁各站三個護士，——也來幫助打牛的。他們也戴三角帽，穿緊身短衫，絲光袴，金銀繡帶，腰部纏着彩色腰巾。

馬的後面站着六個人，叫做釵手，因為他們時常用一根棍，棍的一端有小的鐵釵。他們都是亞零德人(Alemtejo)平原的農夫，那塊就是產牛的地

方，他們穿一種灰色印花布的短衫，褐色的褲，豔色的腰帶，白色的長襪和長袋形的綠帽子。

那時凡事定當，少年就騎馬繞場一週。他是騎馬本領最大的人，當他脫帽向大眾行禮，他的馬安步而行，裝得祿看見這個少年非常出神，他想生平所見的人恐怕要以這位少年爲最美了。

遊行後退去，這位少年回來帶二個提紅外衣的護士，用這個衣服去激怒牡牛。他們都帶有短矛，——一呎長的棒，頭上裝有倒鈎，還飾着輕飄的緞帶。這種短矛，刺入牛項頸上部，大約在牛角後六吋的地方，刺入的口小於四方吋。這是一種慘酷情形，但是此地的皮有二吋厚，很硬而沒有知覺的，聽說牛並不覺得痛苦。（我希望這話正確）

凡是用短矛刺牛頭的時候，總在牡牛已經發怒向前狂奔欲得少年而甘心之際，所以行刺的人，一定要膽大心細眼明手快遂行。

叫子一吹，門就打開來了，當時裴得祿驚喜交集幾乎不能呼吸。祇見一隻黑牛向前直衝到那個勇敢騎馬的人。他很敏捷的把馬躲過一邊，同時把短矛刺入黑牛頸上，那時裴得祿以爲這少年和馬一定都要翻倒地上。頃刻之間牛回過頭來，仍然狂熱的向少年一次一次的撲來。少年騎馬在黑牛面前飛奔，或和黑牛並行而馳，鞭打他的驚慌的馬忽左忽右，時時又用他的短矛來刺黑牛的頸，刺得黑牛如同發狂一般，但少年用很敏捷的手足，終能避免觸到野獸的角。

這樣戰鬪了十分鐘，從大門裏放進來八九隻項上繫鈴的馴服雄牛。把野牛圍住帶出去。

這許多時候裴得祿看得出神了！戰鬪完畢，這少年受人喝彩，都稱他勇敢，鼓掌歡呼和頓足。還有用禮帽和小帽向空中拋擲，婦女們就飛揚她們的手巾，那時裴得祿和旁人一樣的高聲歡呼，慶賀少年。

以後進來另外一隻雄牛，這一回有兩個武士和牠鬪。這雄牛昂着頭頓着足，高聲而鳴，聲音這樣大，弄得裴得祿魂不附體，汗流浹背。他就呆想這兩個武士手無寸鐵，又沒騎馬，如何能夠脫身。

牡牛就直向其中一個武士奔去，這個人立得像偶像一樣，手裏拿一件鮮紅色絲做的外套在他前面，這就是牛向他衝的原因。直到雄牛幾乎要觸到他的時候，他輕輕向旁邊一閃，同時用短矛來刺，牛頭並且把外套向牛的面上一矓。在幾秒鐘內這外套就撕成無數的條帶，因為觸怒的牛，低下牠的項頸，觸到外套就向下抓，抓下來踏在足下，好像搏殺有生的東西一樣。後來牠又向那人衝去，但是他已很敏捷的跳過來賓席和牛圈相隔的柵子到外邊來了。

牛就狂叫，跳過第一個柵柵，來搏取給牠苦吃的人。——這並非等閒的事，因為柵柵有五尺半高。坐在前排的觀客們就非常害怕，恐怕跳過了第一

始安心了。

秩序單上還有另外一個條目，叫做牛的頑疲遊戲，是釵手們表演的。

釵手中有一個很勇敢的向前奔呼，像鼻樣發尖的聲音，伸他的手臂去引動牛的注目，把頭依在牛的膝上，眼睛望在牛的面。牛就要發恨，他輕輕的很敏捷跳在牛的右角下，用二隻手緊緊握住，差牠掙不脫，牠就發怒了。一般人看見癩牛圍行圈內角上掛着一個人，又不傷他，就都喝彩起來。

他的同伴就向前來救。各人很勇猛的拖牛尾的拖牛尾，握牛角的握牛角，抱牛腿的抱牛腿，把一隻牛動不得，推在一邊，這個人就能在危險中安全下來了。

所表演的可分爲二部，一共有十隻牡牛。好幾次所有看客都幾乎發狂了，因爲獻技的人本領特別出色。他們以爲呼喊和鼓掌還不足表示他們贊

揚的意思，所以投他們的手套，手巾花，和香烟，到表演員足的四週。

裴得祿也在內喝彩，他覺得沒有東西投去，只有他母親的扇子，他很想投上去。他就想長成後也來做這樣的人在美麗跳躍的馬上，受羣衆喝彩歡呼。在這快活心意的時候，讓我們向他和葡萄牙說句『再會』罷。

(完)